

年

卷

期

16

8

第

第

中華郵務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8 (239)

August 19, 1927

第 十 六 卷 第 八 期

(第 二 三 九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夷堅志

發售
特價

全書二十一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精印四開本
定價十二元特價八元
郵費各行省每部五角

本年陽
曆十月
底截止

宋洪邁著 是書宋史藝文志作四百二十卷、所記多神怪異聞、今行世者有周信傳十集本、陸心源八十卷本、尙有明刊姚江呂胤昌本、建安葉祖榮本、近極罕見、是編由張菊生先生用嚴久能景宋抄本校正、陸心源刊本、是爲甲乙丙丁四志、凡八十卷、又據黃蕘圃校舊抄本校正、呂胤昌周信傳刊本、是爲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凡七十卷、三志己辛壬凡三十卷、復取葉祖榮分類本之不見於以上各志者爲志補二十五卷、又就宋元明清諸家著述蒐得本書若干條爲再補一卷、共二百六卷、文字異同、悉爲校勘、凡有訛奪、並加訂正、別輯原書卷帙存佚考證及附錄、列於卷末、雖非全豹、然文敏原著存於天壤間者、殆已盡在於是、亦可謂極小說之大觀矣、

編者的報告

本社現接吳淞張維申君來函照錄如下。

鄙人在十五卷貴刊中常見幾位缺少貴刊而所登的告白「○○○缺小說世界○○○卷○○○期。寄來而收到者。卽以相當之酬報寄上。」下略。像上面這種告白很多。但是我們雖把他寄去。一到了他的手裏。再同你講甚酬報不酬報。先生既然能把他登出。是否可以做一個保證。請你在這最短期間中。答復在貴刊上。以免敝人之受愚也。吳淞愛讀貴刊者張維申啓。

編者按。本社代讀者徵求本刊。最初只限於認識的人。後來不認識的人也來託我們徵求了。我們不便過却。只好盡這義務。以謀讀者的便利。至於酬贈一層。本社絕對無法可以擔保。據張君云。收不到贈品。也許因爲郵寄遺誤。然徵求者有意欺人。也是意中之事。此後只好請徵求人維持信用。一面也請應徵人自己酌量。然後應徵罷。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八期 目錄 □

□ 圖畫 □

海天一覽(攝影名作)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七(小簡)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小牛生日的禮物.....江石

秋的啓示.....黎烈文

窗外(補白).....鄭綠影

惡作劇的童子.....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口吃者的笑話(補白).....南村

誰來救你.....張碧梧

黃克強先生遺詩之一(補白).....編者錄

江寧縣江乘鄉訪梁碑記.....蔣竹莊

屈靈均像(補白).....陳洪綬作

棲霞山紀遊.....蔣竹莊

短簡.....編者

關於魚的話.....呂伯攸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瘡危生惟廉醫紅補於望拯起 病其命韋士生色丸無中而之

瘡一症在東方熱帶各國每年因而死亡者殊較他症為尤多雖然如此但其中有多數瘡之症成矣是以欲免蚊咬之患必用蚊帳或如何治癒其疾必下仿蘇門答臘棉蘭日厘民而域路五十號謝壽廷先生之法彼如何治癒其疾必下仿蘇門答臘千九百二十五年七月份身體衰弱因患瘡寒熱交作臥床月餘虛弱無力登全失大便秘結身瘦神疲造于極點延醫服藥多方試用



謝壽廷先生

大醫與余紅補丸之症未幾果見功效竟與瓶治愈所刊無或少服一瓶全愈復原甚偉退淨體量增加現下十分全愈復原甚偉於所刊無或少服一瓶全愈復原甚偉上服之料服未幾果見功效竟與瓶治愈試與余紅補丸之症未幾果見功效竟與瓶治愈愈與余紅補丸之症未幾果見功效竟與瓶治愈大醫與余紅補丸之症未幾果見功效竟與瓶治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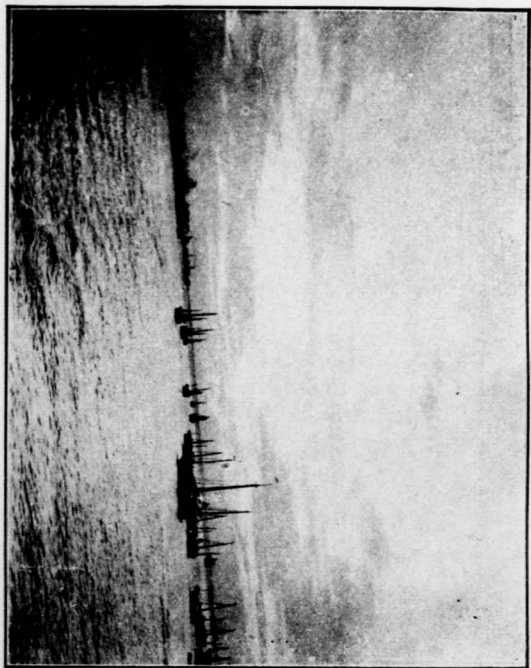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 男子衛生小書即名醫康健談女子小書即忠告婦女小兒小書即

嬰兒康強指南如欲索取可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敝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可也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覽 一 天 海



(殷瘦鶴先生贈)

在承時譚乃尉 馬一浮大師
起信論 演音 亦侍末席 暫不他適 頃為

仁者作小賦 久不學書 耽弱無力 不道

方家一晒也 演音 擬詩 倉石梅 常書一幅

以補卮庵 之聲 不接直不限 能為補記 相寄七言

仁者看暇 幸識 老 為進貧 納 意 久白

另寫存 能依是 書 尤 所深 願 今 錄

惠書寄杭州城內下珠寶巷 吳 學校 周佚

生居士 轉致 不一

幻園居士 文席

釋演音

七月十日





小牛生日的禮物

江石

(一)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今天是清明節了！在這繁華馬路上的行人中，我保險我是斷魂的一個，亡命天涯，嶺南蟄伏，所
有人生的非人生活底味道，我已嘗够了！那知還有今天！

前兩星期，我已想起了那一歲便失掉父親的小牛，不久要滿兩歲了！總該買點東西寄回家去，
作他生日的禮物。

處於謀事不成，尋親不遇之環境中，我到何處有錢來買東西呢？連每天兩頓光飯，施主也是用餵狗似的心理賞給，還比不上乞食花郎能博得「牠」的憐憫，這要買「小牛生日禮物」的癡心，也只是幻想。

……昨夜在夢中，似乎我抱起小牛，散步庭前，他用很哀憐而微弱的聲音向我道：

「Papa 不見你半年了？你走那裏去了來？Mamma 天天夜夜都念你！我們母子是多麼寂寞！多麼孤單……」

「我稀奇這兩歲未滿的「小牛，」怎麼能說這些痛斷肝腸的話？我的嘴又不知怎樣的咬斷了他——小牛的指姆，鮮血湧流，小牛大哭，我被他哭醒了……」

睜眼一看，黑黓黓的狗洞，我還是獨自睡在狗窩裏，回憶夢景，一陣心酸，禁不住流出了一回熱淚。

——可愛的父母，可憐的妻兒，何日再得相會？正在這樣想着，忽然又轉念在「死」的問題上了。
——明知必死，我偏怕死，我推想人到死時的狀態，第一是「捨不得……生」第二是「沒法

子……活」第三是「不來氣……死。」

——我望我死後我的小牛的一生一世，不要再過我這「遺累家族」和「情網餘生」的非人生活，我望他糊糊塗塗的過日子，第一是不要讀書，（因讀書愈多，愈嘗着世味痛苦。）吃飽了就玩，玩餓了就吃，疲倦了睡眠，無聊時遊戲。

——我望他不要把女人整個拿來做妻子，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必講戀愛，不必談感情，因為青年男女彼此總有自私或欺騙的怪性，久居終是要反目的。

——我望他把我的屍，火化成灰，帶在身旁，環繞地球一週，把屍灰灑遍赤道，使窮苦的骨頭要平均分佈於全世界上。

——我望他一生不提起我的名字，一世不說到我的事跡，只把他的母親奉養到老，相依不離……聊酬她曾受過我的一切欺侮酷虐。

——我望若真有閻王，使我受盡陰司十二殿的酷刑，拋刀山，下油鍋，剖肚皮，挖心肝，推磨子，抱銅柱，和過奈河橋……去報我愛妻的恩情，但只求不要我上「望鄉臺」，望見了我的故鄉，望見我

的爹娘，望見我的妻兒，又想起了我的生前。

——末了送我到轉輪車中，發放出來變一個下等無骨而渺小的動物——跳蚤。

——那時我偏要跳在「可殺可恨」的她的身上，狠命咬牠一咬，使牠又癢又痛，然後一手把我抓着，纔表示我是二世化身來吃了她的血。我鼓起眼睛，等她的兩個姆指甲背合攏來，結果我二世的生命。

——前世我是人，是因她而死，二世我變蚤，去討她壓死，一因一討，在其中有無限的悲痛……想到此處，喔喔鷄鳴的聲音，驚斷了我的思路，其實夢景也是幻想，幻想也是人生，人生也是夢景，又何必分什麼夢醒了，幻想斷了呢。披衣下牀，又想起小牛生日的禮物來了。

(二)

我的左眼已經跳了四五天，今天仍是不止，我很怕有意外事發生——除了父母妻兒的惡耗以外，只有身被逮捕。這兩樣慘事，也不是眼跳可以預兆的，但在這路隔萬里以外的廣東未必有這樣恰巧！

在街上爲謹慎起見，不敢在馬路中行走，怕汽車碾死，馬車衝傷，手車撞痛，和有錢人的袖頭，太太們的闊人的香氣，只有彳亍在碧綠的榕樹之下，如此還是怕要發生意外。

「喂！S！你怎底到此地來了？」

這聲音由後面傳來，駭得我三尸神暴跳。對頭來了嗎？掉頭一看，原來是我在日本留學時，同學半年的A君，那位A君已是武裝起來，還掛一根表明官長的刀帶，雄糾糾，氣昂昂，帶笑含悅的走到我面前來了。

「A君！你好嗎？許久未見了。」我懶懶的問他：「我想不到在此地遇着了你，A君！我們分別有五年了，你現在這樣裝束，有很好的工作了。請問在那裏公幹？」我心中却以爲他是我在沙漠裏發現了泉源，深谷中窺見了明星。

A君見我這副落魄面孔，很爲我憐惜而同情，握着我的手站在綠蔭之下嘆道：

「S兄！你回國後做些什麼事？爲何離家萬里來到這言語不通的廣東。訪友嗎？尋親嗎？找工作嗎？伯父伯母還康健麼？你配了親沒有……」

他這些問題，彷彿一個我也答不出來，若答清一個要流一場血淚，然而落魄人，淚偏多，或者這些問題觸動了我滿腹牢騷，不覺涔涔淚下了，急忙取出手巾，拭了一拭，哽哽的對他道：

「說來話長！我回國辦了三年報館，又進郵局混了兩年，今年遇匪劫城，搶去了公款三千多元，上峯不查，飭我賠償。我以為這些都是些做人口舌，作人牛馬的勾當，不願久困於其間，便出亡命於天涯海角，過幾天浪漫生活。那知現在局中追賠公款，我家中八代遺留的六十多畝良田，已被迫而賣去。父母俱已年近花甲，現在因子受禍，生死未知。四年前我已結婚了，前歲生了一個小孩，下月就要滿兩歲，他們母子也在他外婆家中，依傍着受那飢寒的痛苦。我跳出來已經半年了，一點工作也沒有，現在住的地方，是我一個親戚家中，本來她小時，受了我不少的優待，她現在富貴了，認不得我這落魄的人，所以來廣東已二月多了，天天還是在街上巡行，A君！我怎料到有今日人生是這樣的痛苦……」

A君聽我這一篇「連花落」似的哀訴，不由他也眼睛紅了，淚汪汪的顫聲道：

「S兄，你真遭著大不幸了，還是自己看淡一些，祖業去了將來可以買回來的，第一步要設法

找工作，維持家庭的現狀，其次就是不要常把這些恨事放在心中，妨害你的身體，須知憂悶不是解決困難的辦法。你還是青年人，努力向前幹去，現在國家多事，正才人有用之時，以兄之才，終歸有用，我現在任R部主任，明天請到敝部來閒談，或者有借重你的地方。

「我想兄經濟一定困難，這裏有兩張十元的鈔票，請兄暫作車費，明日再想辦法，我現在要到T部開會，恕不能奉陪了。」

A君把兩張鈔票給我，便握手鞠躬而去。

無意中遇見了同學，無意中得着了財，怕是驗了這五六天左眼亂跳的徵兆，我目送A君轉灣不見了。心中也變成無限的快樂，天上掉下的二十元紙幣啊！但我又想道：

——一個同學半年，五年未通音信的同學，今天見了我遭際不幸，尙發生同情而愛憐我安慰我，那與我關係和感情，使我「幻想二世變跳蚤」的她。不及A君遠了！人心變幻，不可測度，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早知如此，我雖流落至死也不願來投奔她，可惜我六年來對她的一腔熱血，連我一家也

是爲她的富貴犧牲了，唉！她的心是不是肉做的？想一想我的痛苦，是不是她給我的？

(三)

一摸那兩張鈔票，便又想起了小牛生日的禮物。兩眼一望，大新公司，就死登登站在我的面前，她內中花花綠綠，奇奇怪怪的貨品，似乎在向我衣袋中兩張鈔票打招呼，不知不覺的已跨進公司大門內去了。同時那些闊氣的職員，都彼此暗下了「謹防扒手」的警告，因我的穿着，太不配走進這繁華奢侈的公司。我自慚形穢，不足見信於人，不得已說幾句英語，問他們的貨色，價錢，倒把那些闊氣的職員稍吃一驚，於是把「謹防扒手」的態度，變成「佯裝不睬」的樣兒，以爲我至多不過是西崽，洋奴，替洋人買東西罷了。

我費了六元買一套嬰孩西裝，和幾件玩品，包紮好了，拿了出來，在八字灘上，借毛筆寫了家中地址，收件人的姓名，走到郵局去寄包裹。

時運不佳的人，總是不逢時的，這時候正是郵局下班吃飯的時候，職員們都出局了，只有一個人是照管包裹房的，我費了若干手比口說，纔取了一張寄包裹必需的報稅單——因爲我不能說

粵語，他不會講英文，連我說個 Custom direction 他也不懂，我用英文填報稅單，想省卻驗關時的麻煩——填好了，專等職員們到來投寄。

看一看壁上時鐘，還有半點纔到辦公時間，等着無聊，雖連二連三的來了一些等候寄包裹的人，因言語不通，也不願亦不能交談，舉手一搔腦殼的癢，纔想起了我一月半未曾剃頭，「是真名士不剃頭，」我這樣安慰自己。但衣袋的錢，似乎又在催我，有了錢，無妨剃剪一下，並且可度過這寂寞的空閒。

我拿起衣包和報稅單出了包裹房，去找理髮所。那裏好呢？「白宮」是廣東最出名的理髮所，有女的做理髮師，有女的去剪髮，各報的批評，都提起過「白宮。」有了錢的我，去剪一回「廣頭」試看，倒底有甚麼樂趣？

呀！白宮好繁華白宮啊！天開了電燈，真是「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特別特別！香氣醉人，美色鬧人，我進去站了幾乎一分鐘，沒有一個動物——人理我。剪髮的剪髮，修面的修面，洗臉的，梳頭的，說笑的，談話的，還有似乎像吊膀子的……這麼多男男女女，一個也沒有看見我。

我簡直恍惚了，以為我是在看「有聲電影」。他們都是演員，自然不與觀客交言的，但香得人要吐了。一個男理髮師正與一位青年女郎在擦臉上的雪花膏。古之人「畫眉」是丈夫的職務，「點唇」是妻子的責任，不料而今畫眉和點唇都委之於理髮師，而且還加一種「塗腮」的手續。有人在報紙上說過的：「樂莫樂兮剃頭，欲剃頭兮白宮！」我再看一下招牌，的確是「白宮」，「白宮」是理髮所，我進來理髮，為什麼不理我呢？

問題解決了！那與女郎擦雪花膏的青年理髮師，走過來粗聲問我：「做什麼？」他說的做乜嘢。我急於想坐在方纔女郎坐過椅上，沾點熱氣，並從理髮師指上嗅些那女郎腮上的餘香，便一步跨過去坐在那椅上，說了一聲「剪髮」。

那知「熱氣」到沾了，「餘香」却不能得嗅，因為還有比我先來等候的一位太太。為尊重女權和守秩序的緣故，不能不讓她先剪，然而我的一點窮氣或者也要沾點在那位太太的身上。

我見久等不是事，誤了交包裹的時間，又發生問題，因為聽說「白宮」剪髮，費時最久，女人尤甚，平時太太小姐們不願意多給老爺少爺們摸的嫩臉，在「白宮」來要給理髮師摸够，又有錢得，

又有臉摸的理髮師，是願延長工作時間的。我只得出來去寄包裹，辦我要緊的事，剃頭明天也可以的。

我出了「白宮」，被街上的涼風一吹，頭腦纔清晰了。我今天走錯了碼頭，原來我的身上只是一件穿了三年的竹布衫，當舖都不要的竹布衫，那配走進「白宮」。又忘記了社會常識：「進剃頭舖要穿得闊，進飲食館要穿得爛。穿闊了去進剃頭舖他們必定十分恭維，連剪髮也要一根一根的剪，怕把腦筋碰傷了。穿爛了去進飲食館，堂官們以為你落魄江湖，錢是很少，餓得最快，所以飯要添得多些。」——這時我纔明白了。

我第二次進了郵局的包裹房，職員們已上班辦公了，我把衣包交與那洋人查驗了，他批了 *Duty free* 兩個字，然後過來買郵票取收條，等候了半點鐘，纔取到收條，這一下「小牛生日的禮物」算是付郵了。心中也釋去一個重擔，快快樂樂的走回狗洞——我的臥室來，取了紙筆，與我妻子 *K M* 寫一封信：

K M 吾愛！今天我是很高興，也過了很好的機會，所以又提筆寫信給你，只是把你的名字一

畫在紙上，見K M字形的缺口太多了，左也是缺的，右也是缺的，下也是缺的，上也是缺的，這麼缺欠的K M，又惹起我的心傷了！何時纔得成一個O，Q，C，Q，的圓滿。

半年來的飄流，尋不着一條生路，既無生路的世界，爲何要有這些生人K M！我們不是姻緣，怕是冤孽，結婚方四年，分別已半載，我夜間夢見你的時候，並不像昔日春風楊柳般的美麗，却成了秋雨梧桐般的淒涼，K M！我們的愛，這世怕不能再有實體的表現了！

我想起家中的痛苦，看着我如今的環境，幾次想效無能者的自殺投海。但那六十多歲的父母，幼弱的妻兒，又恨我無兄無弟，無姊妹……除我以外，他們倚靠何人？我所以不敢白死，還是苟且偷生，想捲土重來，報親恩，雪大恥，不知命運之神，許不許我們再會？

K M！你的淚痕，被月影映給我看，你的悲音，被風浪吹給我聽了，我在萬里之外，只有陪你痛哭悲哀！

不久小牛的兩歲生日要到了，我今天遇見一位同學，他贈我二十元，我買了一套衣服，幾件玩品，寄回家來，你在他生日的那天，與他穿起，想到他飄泊天涯的父親，還念着他可憐的孤兒，

千萬在那天把他照一張相給我寄來，使我得看他兩歲時的面貌。

K M！小牛是你我愛情的結晶品，是你我相思時唯一的安慰者，他是我欲捲土重來以圖家人團圓的希望，他是我廿五年留下的一點骨血，K M！我親愛的妹妹！你要子細的撫養他，保護他。

你若埋怨我時，請你看看他，

你若歡喜我時，請你看看他，

你若覺得長夜淒清的痛苦時，請你緊緊擁抱他！

你若要想嘗點我們新婚的吻沫時，請你吻吻他。

——他即是我，我即是他，K M！你愛我就當愛他，你愛他就是愛我。

堂上雙親，風燭殘年，無人侍服。請你代我事奉，不要推委。務要使父母們不因我在飄流而傷心……

萬恨千愁，我不敢盡量的說出來，叫你傷心，令你掉淚。K M啊！我唯一的愛者，你爲我受累多

了，你爲我犧牲大了。今生總要拚命的設法使家人得以過活，

然而亡命天涯的人，到底後來怎樣故鄉故鄉！我何時得還？K M！K M！我何時再同你言笑？

一九二七，四，七於廣州。

我寫完這封信，眼淚濕透了信箋，又重讀兩遍，候這些眼淚陰乾，然後封了，貼足郵票，拿去丟在街旁郵筒中間，也一並算爲「小牛生日的禮物！」

微微的雨由天空下起來了，不禁又想起了「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必需



日用

美國
製造

羊牌白晶肥皂

羊牌白晶肥皂係純用
素菜油製成性和而質
淡料純而色白並無黃
粉松香及牛油等雜物
格入故對於洗滌絲布
衣服器皿非但能保存
其原有之潔白且洗後
鮮豔奪目並可保無損
壞物質之虞價廉物美
誠為家庭日用第一妙
品也

分六兩九兩六磅三種
美商上海棕欖公司謹啓

四川路十二號

君欲與絕色女郎
 郎接吻乎？第
 稍減君錢囊之
 重量，即可如願
 以償，此絕色女
 郎非他南洋烟
 草公司特製之
 美女牌香煙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廣告



秋 的 啟 示

黎烈文

「F，聽說植物園的紅葉已經紅透了，今天星期，你總有功夫罷？你能够同我一路去走走嗎？」
青年K，費了很大的力量，纔把這幾句曾經打過幾次腹稿的話，在他的愛人他的未婚妻F女士面前說了出來。

實在的，自從八月間K從新嘉坡來到東京起，到現在已有幾月了，他的愛人不曾有過一次好臉色對他。他們時間的離別不過一年半，但感情的離隔卻像不能以數字計了。這自然使他非常的迷惑，因為他自願過去的一年半內，實在沒有一點對不起愛人的地方，而且他還給了她以莫大的恩惠；她呢，在過去的一年半內，也沒有同他發生過意見，他在新嘉坡時，她差不多每星期有封信給

他，那信上寫得何等的親密，何等的熱愛，他萬萬不料他來到東京後，她會對她這樣冷淡的，她不肯和他同居不要緊，他簡直完全同他疏遠着，這卻是他不能忍耐的。

「她究竟爲甚麼這樣對我呢？」這是近來整日整夜浮在腦中的疑問。她嫌他人格不好嗎？不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稱他是純潔正直的男子；她嫌他容貌不好嗎？或許是罷，但是她早前幾月寫給他的信上不還說「每晚夢見他的玉容」嗎？不是，這一定不是。那麼究竟是爲的什麼呢？這問題真給了他不少的煩悶。他是寧肯聽見她光明正大的說出不愛他，他不願看見她這樣陰陽怪氣的冷漠的態度。自然，假如她爽直說出不愛他，那也是他無上的苦痛，但是那種苦痛正像快刀過耳一樣，是暫時的，痛快的，不像現在這樣每天每天凌遲碎剝般更痛得悠久而利害。

他爲着要得到他這痛快的一刀，他今天清早起來，便離開寓所，跑到相隔不遠的他愛人的寄宿舍內去會她，他想邀她到附近風景又好地方又靜的植物園去暢談一下，但他會見她以後，看見她那沒有一點笑容的臉孔，他便猶豫了好一會。可是最後他終於冒險把開首寫的幾句話說出了。他說出這幾句話後，他便平心靜氣的等待着她的回答。

「植物園就在這前面，你難道還不識路嗎？我今天要同一位朋友到銀座去，不能夠陪你。」
F女士眼睛望着別處，帶着一種厭惡的神情拒絕了他。

他這時禁不住又羞又氣，他頓時像火山一般爆裂了，吐出了他從來不曾有過的毒罵：

「你也不要做得太過分！我有甚麼事對不住你，不去就不去，有甚麼稀奇！」

放爆竹似的放出這一串惡罵後，他便抓起帽子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這中國女子寄宿舍。他的一身時而像被烈火焚燒着，時而又像被一瓢一瓢的冷水澆潑着，他失魂喪魄的在一些小巷內竄走着，他心裏不會想過要到甚麼地方去，他只是不息的把兩條腳幹在運動。

走着走着，最後他偶然立住，抬頭一看，豎在他面前的一座正有幾位青年男女進出着的大門，不正是小石川植物園的正門嗎？「有甚麼不了？她不來，難道我就不能一個人進去遊玩遊玩嗎？」他毫不猶豫的掏出兩只小銀幣向買票的小窗口一丟，拿着一張門券氣憤憤的向園內走去。

走進園內一看，再也沒有甚麼比這個還要使他吃驚了，他覺得簡直像是已經回到他的故鄉桐城似的，這兒充滿着鄉野的風趣，沒有一點人工的雕琢，前面一帶綿延不盡的高坡，聳立着無數

參天的古樹，紅的黃的青的各種樹葉濃密的堆簇着，望去就像一片深不可測的森林。綠着高坡底下是一帶枯草縱橫的荒地，這荒地春天時大概是開滿着薔薇的，所以現在還留着許多薔薇的根株。荒地中間隱伏有澄清的葦塘。他這時綠着這帶荒地走去，欣賞着眼前的秋色，他心裏的怒氣漸漸降低了，但同時卻湧上了一種蕭瑟之感，他癡癡的佇立在葦塘前面，看見塘中乾枯的蘆葦，凋零的荷梗，被西風搖着沙沙的響，他便彷彿看見了自己生命的象徵；同時他又從池水中照着自己的面貌，唉，多麼消瘦呀！

這時有一對青年夫婦攜手走到他對面，指點着葦塘中的遊魚在笑語，他不願看見他們那種可羨的親密，他連忙尋着一條小徑爬上高坡去。

高坡上樹林中間，有一塊平整寬廣的草場，這兒差不多是植物園中最熱鬧的所在，不論老少，男女，都聚在這兒，放浪的遊戲，跑着，笑着，抱着，跳着，那樣天真活潑，他在國內和新加坡時，都不曾見過。日本人真是幸福呀！如果把這蓬萊三島比做東方樂園時，這許多木屐兒便是樂園中的天使了。但是K呢？K卻是一只天末的孤鴻，他在暮色蒼茫中，迷途失侶，有不能言說的哀情。

「啊啊，你人間的幸福者喲，你真是值得誇耀呀！」

他無可奈何的像羨慕又像咀咒似的歎說着。他即時轉身向草場盡處的樹林走去，他一面走，一面探看着前面，只揀無人處前進。後來他究竟找着一個深密隱僻的所在。這兒四圍都是樹木，松，檜，梧桐，銀杏，甚麼都有。地上覆蓋着寸多厚的落葉，而且蔓延着許多枯脆的荆棘。在這兒既看不見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一點人聲。

「啊啊，這兒真是墳墓似的幽寂呀！這兒真是墳墓似的幽寂呀！」

他頹然的靠着一株梧桐趺坐着，仰首從樹枝間望去，蔚藍的天空是一清如洗，皜皜的秋陽射在他身上，感到三分暖意。他這時隨手抓起一些落葉揉弄着，忽然想起小時候同他的愛人在故鄉嬉遊的情境。

原來當他七歲時，便已開始和他在一處生活。因為那時他已喪失了母親，她也丟掉了父親，她的母親再嫁給他的父親，所以她也跟着到他家裏。

她纔到他家時，還只五歲。本來兩個孤寂的兒童，一旦都得了伴侶，當時他們的喜悅，真不差似

他們那時再婚的父母。他們日則同遊，夜則同睡，一天到晚哥哥呀妹妹呀親親熱熱的叫着。

他的家本來是住在山麓的，那時他常常帶着F從後門爬上山坡去遊戲，山上也是擠密的樹木，也是迷離的蔓草，秋天也是遍地的落葉，和他眼前的景緻不差甚麼。但是那時他們多快樂啊！他們在那兒採擷過野花，他們在那兒攀摘過苦栗，他們在那兒搜尋過松菌，他們還在那兒掃積過落葉，他們在那兒真有數說不盡的永不能忘的快樂的陳迹啊！

那時他家鄰近許多孩子常常欺負着F，看見F時，總是一「拖油瓶，拖油瓶，羞煞你的姆媽再嫁人」的歌唱着。F雖然年幾小，不知道這「拖油瓶」三字的深奧意義，但卻能感覺出一種侮辱，氣得哀哀的哭泣的。K每逢F受着這種侮辱時，總是挺身去同那些頑童們奮鬥，大有昔日歐洲武士保護美人的氣概。

照理，F既經隨着她的母親嫁到K家來，她是應當改姓着K家的姓的，但是當時K的父親，看見他倆很相愛，他便存心想把他們作成永久的一伴侶，他要F保存着本姓，免得將來受人家非議。過了一年，K被送到附近一處村塾去念書，早上離家，要晚上纔回來，F留在家裏很寂寞，常是

整天哭泣着，不願意離開她那親愛的哥哥，吵着要同他一塊去上學。到後來K的父親終依了她，她得到每天同K並坐一張書桌的機會。

從這時起，他倆一直歡敘着，後來K到縣城去進學校時，F也跟着入了縣立的女學校。他們雖然不能天天見面，但每個禮拜總得相會着。他們的年齡一天大一天，他們的感情也一天濃厚一天，他們已漸漸的由兄妹的友愛進轉到男女的戀愛了。當他十七歲時，他倆的父母便正式給他倆訂定了婚約。

最快樂的，最可羨慕的，就是他倆中學時代的生活，這時他倆都像一朵將放未放的花葩，外面輝耀着青春的嬌豔，裏面滿蘊着青春的熱情。他們會見時不像從前那樣喜歡說笑了，他們會見時多半是默默不語的互相注視着，好像彼此要看透彼此的靈魂似的。但這樣互相注視的結果，女的是常常是被逼着低了頭，羞澀從心裏一直顯露到臉上，成爲暈紅的一笑；男的則很容易引起一種急切的要求和對方親近的要求。

這時他倆偶然同路在外面走着時，總是引起許多人們追看着；尤其是K的同學，他們覺得他

實在是太可羨慕，以至於大家都有一點恨意似的。

這樣有味的耐人回索的時光，一直繼續到前年，這是K已滿二十了，F也有了二九，他倆同時都在中等學校畢業了。K的父親想要K在暑假同F完了婚，再到北京去升學；但是F堅持着不肯，她同K的父親吵着也要升學，並且還要到日本去升學，結婚的事情，她說要等到兩人的學業都成功了時纔行。

爲着這事，平和的家庭裏，掀起了無邊的風浪。據情勢看來，K爲維持本身利益起見，似乎應當同情於他的父親的；可是事竟不然，他顛倒順從着他的愛人，同他的父親爭鬧着，以致後來弄得他父親恨極了，發誓不再過問他倆的事情，家裏也不再擔負他倆任何費用。顯然的，他父親是想要利用金錢的壓迫來屈服他倆的。

但是K爲要得着他愛人的歡心，他終竟不會同他父親去妥協，他最後決定犧牲自己的一切，去滿足他愛人的希望，他拋棄了關係着自己一生的學業，跑到新嘉坡去做教員，他很可憐的每月把他薪水的大半儲積着，預備給他的愛人做學費。因爲他這樣不斷的努力，去年寒假時，F終於達

到了留學日本之目的。

K自從離別他的愛人後，沒有一時不夢想着將來的幸福，因為有此夢想，所以他也忘記了自己工作的疲勞。他每次把工資匯寄給愛人，得到他愛人一封收到表示感謝的信時，他覺得非常的驕傲，非常的快樂。

真的，人間的愛，還是只有父母的愛較為真實罷！K雖然爲着他的戀人同他的父親反抗着，但是他的父親究竟也只是一時的憤怒！時候多了，怒氣消了，還是要回想他的愛子！所以K今年八月，終於得了他父親的幫助，離開了新嘉坡，抱着滿腔的希望來到了日本。

但是當他車抵東京時，他滿腔的希望，就化作了泡影！他在長崎時拍了一個電報給他的愛人，叫她來接他，這時他在車站尋來尋去，竟於不見他愛人的蹤跡，他心裏又驚異，又悵惘，簡直不知向何處投止。幸虧他在路上認識了一位在日本住得很久久的留學生，把他引到一家專住中國學生的下宿裏，他纔沒有迷途在異國。

他到東京的第二天，纔尋着他愛人，他質問她爲甚麼不到車站來接他，她推說同朋友到外埠

旅行去了，沒有得着他的電報，這自然是小事，他決不疑心她會扯謊的。

但是使他不能無疑的，就是他愛人對於他特別的冷淡。她會見他時，一點笑容都沒有，好像他突然跑來日本，對於她有甚麼妨礙似的。任K怎樣對她訴說別後的相思，她只是默然而已。K提議要和她找貸家同住，她不置可否，僅給他以輕蔑的一笑。實在的，她這樣的態度實在是K萬萬料不到的，他當時簡直迷惑了，他疑心同他對坐的不是他的愛人F，而是另一個陌生的女子；但是，現實，可怕的現實，卻又明明教給他這是F，不過不是以前的F罷了。

K受了這樣的打擊，真是失意到萬分，他轉回寓所，打開箱子，取出他在新嘉坡時F寫給他的許多信，一封封拆開讀着，他實在想不出能夠寫這樣熱烈的信的，同時又能這樣的冷淡！

以後K每次去看望他的戀人時，每次得到同樣的失望，有一次F竟突然對他說，她現在已補了官費，以後不再受他的供給了；他以前借給她的許多錢，她以後是要慢慢還他的。她最後又說，希望他以後不要常常來看她，免得被同舍的女學生恥笑。

當時K聽她說着，真有一肚皮火氣，幾次想要跳起來給她一巴掌，但是他終究忍住了，他還以

爲她是一時有甚麼誤會，將來還有諒解的希望。

直到今天K邀她去遊植物園，又受了她無情的拒絕，這纔把他幾月來的蘊怒吐出了，有生以來，第一次將他的愛人罵了一頓。

『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以後沒了你將怎樣生活呢？』這是K獨坐在植物園的樹林中悶想了許多時發出的一聲悲歎。

是的，K的確是從小就把他的心安放在F身上的，現在F要拋棄了他，實在無異於挖了他的心。被挖了心以後怎樣生活呢？這實在是K應得考量的問題。

他這時靜靜的仰睡在落葉上，嗅着一種樹林裏特有的香氣，四圍有許多蟋蟀一類的秋蟲，在嘶嘶的叫着，他心裏忽然一動，想到了一個最後的歸宿。

『啊，這兒是多麼甜適呀！我爲甚麼不就此長眠了罷！空幻無情的人生，我對你還有甚麼留戀呢？唉，死了罷！死了罷！只有死是最平等，不論你富貴貧賤，不論你美醜善惡，她總是一律看承，這精神是多麼偉大啊，死了罷……』

K口裏雖然在唱着死之頌歌，但同時他心裏又想到一個異國的青年，死在這人跡少至林裏，等到將來有人發見他的遺骸時，恐怕早已經成了散亂一地無人認識的枯骨了。啊，這可是何等悲慘的結局！他想着，他全身不禁冷戰着，兩行眼淚流掛在他的頰上。

其次他又想到他死了以後，他的愛人F，一定很爽快的同別一個男子結婚。啊，這對於他是怎樣的侮辱！他想着，他心裏又漸漸有一團怒火在燃燒了。

「她一定是早就有了戀人！不然，決不會變心得這樣快！呀啊，可恨！我是受了她的欺騙了！可憐我犧牲了自己的一切，辛辛苦苦跑到海外去作工，供給她留學，倒不料她顛轉丟了我去戀愛別人！啊，我是死也不甘心的！我真是死也不甘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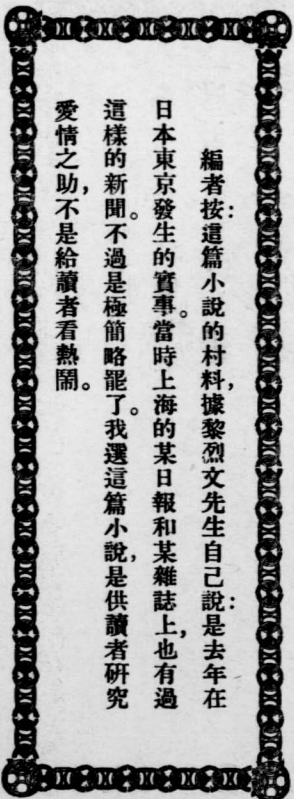
K越想越恨，一頓身立起來在樹林中團轉的走着，憤怒燃燒着他，正像一座充滿着蒸汽的大車頭一樣，他只想衝破他周圍的一切，衝破這世界。

澄潔的天空，現在已經浮上一些陰雲了，虎虎的秋風，怒濤似的吼叫着，滿林的樹葉被吹得紛紛的飄墜，正像有一隊勇敢的兵士在奮戰着。K看到了這自然的殺伐，他身上忽然有一股熱血激

流着，他得到一種啓示了，他登時破口狂呼着：「殺呀！殺呀！」橫衝直撞的衝出了這佈滿殺氣的秋林。

第二天東京各報上登載着一段轟動一時的消息，這消息就是說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殺死了他的愛人某女士，同時又自殺。

聰明的讀者，大概已經知道這殺了愛人而又自殺的是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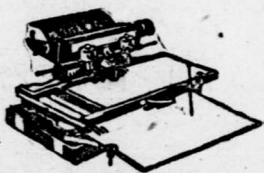


編者按：這篇小說的材料，據黎烈文先生自己說：是去年在日本東京發生的實事。當時上海的某日報和某雜誌上，也有過這樣的新聞。不過是極簡略罷了。我選這篇小說，是供讀者研究愛情之助，不是給讀者看熱鬧。

窗外

窗外的月色，
晴朗而明徹。
貪睡的人們，
那能領略這般佳景呢！

(鄭綠影)



新式華文打字機



人事增繁，書信公文契約之類爲用日廣。人工繕寫，求整齊則失之遲鈍，求迅速則失之草率。惟本館所製華文打字機，頗能兼具二美，各界樂用，歷有年所，近復銳意改良，製造完備，使用靈便，可與英文打字機媲美。

提高文字繕寫的速率
 增進文字宣傳的效能

每座定價二百四十元

另印摺頁傳單贈閱

本機之優點

字體 字跡明朗行列
 整齊既便閱覽又省
 紙張

行式 兼打橫行直行
 尤宜於新式文件

字數 容字近六千普
 通文件足夠應用

檢字 文字排列照字
 典部首檢覓甚易

複寫 視用複寫紙每
 次可繕打八九份

速率 練習一月後每
 小時可打二千餘字

印刷 打在蠟紙之上
 即可用以油印

商務印書館發售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承接印刷

名
片
禮
帖

本館精製新式名片六十餘種、新式禮帖
十有餘種、紅白花素、色色俱備、紙張淨潔、
式樣美雅、自鑄西文鉛字五百餘種、中文
鉛字做宋古體楷書多種、均由名家範模、
妍美絕倫、各界委託印刷、字體任憑選擇、
取價低廉、交貨訂期不誤、

閱贈「書明說印承片名」有印



惡作劇的童子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同譯

拉普金是個面帶的快活的青年，安娜是個高鼻樑兒妙齡的處女，他們兩個人，有一天，一同下了峻峭的河坡，坐在一個小橋上。這小橋所放之處，臨近河水，四圍生着很稚嫩而且茂盛的小柳樹，青波與綠葉相映，實在是個絕妙的處所。坐在那裏，幽靜異常，真彷彿與塵世隔絕了一般；能看得見他們兩個人的，惟有那游來游去的河魚，和那輕拂水面，如電光一般的水蜘蛛而已。這兩個青年密友，來的時候，各人都帶了釣竿，魚籃，蚯蚓罐，和其他釣魚必要的用具，所以他們一坐下，便立刻開始釣魚。

那時拉普金，先向四圍張望了一番，然後向安娜說道：「此處祇有我們兩個人，這是最喜歡的，因為我有許多的話，想同你說呢！安娜！實在是有許多的話呢……我記得初次望見你的時候……現在有一條魚，正吞了你的釣餌了……我當時一見你，立刻就覺悟了我是爲什麼活着；同時並且知道，我應當把我那正當而又勞苦的生活，統統的捧獻於我所傾心的活寶……我想那吞餌的，一定是一條大魚……我在當時一看見你，便開始動了愛情，並且是非常的熱烈……我請求你不要立刻提釣竿，務必等那魚把釣餌吞住……請你對我說，不！你聽我對你說，我能够不能夠作此希望呢？不是分外的奢望！斷斷不是！請你不要誤會！那是我不配的，而且不敢作此想！然而我能够不能夠作此希望呢……哦！快提竿哪！」

安娜果然一揚手，將釣竿向上一提，隨着大叫了一聲。祇見一條銀灰色的魚，閃閃發光，隨着釣絲，向空中飄起。可惜提竿之時，用力過猛，那魚竟要脫鉤而去。

安娜一見，便大聲喊道：「噫呀！我的上帝！鱸魚！鱸魚！快幫一幫牠脫了釣了！」

那鱸魚，脫了釣鉤，便落在青草上面，翻了幾回身，便向牠的老家——水中跳去；祇聽撲嗵一聲，

跳到水裏去了。

拉普金聽了安娜的話，便忙着捉魚；但是倉卒之間，沒捉住魚，卻於無意中，把安娜的手捉住，並且不知不覺的，把那捉住的手，扯到唇邊去了。她雖連忙把手撤回，可是已經遲了。他們兩個人的嘴唇，也不知是怎麼，忽然湊在一起，他們接吻了，完全是出於意外。於是一吻之後，緊接着又是一吻，也不知接了幾次吻。接吻之後，便彼此海誓山盟的，保證永久的愛情，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一瞬間哪！然而天地之間，沒有絕對的幸福，祇要是個幸福，便有個毒質隨着牠。不是幸福之中，含着毒質，便是毒質鑽入幸福之中，現在的這回事，也是如此。這兩個青年男女，正當互相接吻，情意纏綿之際，忽然聽見有人發笑。二人聽了，連忙向河中一看，不由得全都愣了。原來此刻正有一個童子，赤着身體，立在水中，那水平線，適與腰齊；他就是安娜的弟弟，名叫廓嘉，是個中學校的學生。他站在河裏，恰巧看見兩青年的情景，便含着惡意的笑了一聲，然後說道：「啊哈……你們接吻啦！好啊！我對母親說去！」

拉普金紅着臉，囁囁着說道：「我希望你作個正直的人！你要知道！窺探他人的祕密，故意宣布

出來，那是卑鄙不堪，極不道德的事！我忠告你！不要走入卑鄙之途，務必作個正直的君子……」

那位君子，聽了拉普金的話，便說道：「那麼，給我一個盧布罷！若是給我，我就不說了；要不然，我是一定要說的！」

拉普金被脅無法，祇得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盧布來，給了廓嘉。廓嘉接過來，便握在水淋淋的手中，口中吹着呼哨，浮着水就去了。他去了以後，那一對青年男女，也不再接吻了。

到了次日，拉普金特意從城裏買來的繪具，和皮球，給了郭嘉；姊姊也把噬丸藥的空匣子，全都給了他；後來爲求他口嚴，連那雕狗頭的鈕扣，都送給他了。這惡作劇的童子，當然是很滿意了；但是他貪得無厭，爲要求贈品起見，反倒對於他們二人，加意的監視起來。拉普金同安娜到了那裏，他也隨到那裏，不論走到何處，全都有他。總而言之，他永遠監視着他們，連一會兒的工夫，也不給他們留。恨得拉普金切齒罵道：「好個下流貨呀！這樣小小的年紀，已成了地道的流氓，將來長大了，更不知成個什麼東西呢！」

這一對可憐的戀人，在這整整的一個七月之內，被廓嘉監視得竟沒得到一天的自由。廓嘉見

了他們，不是用脅迫的言語，說報告母親去，便是纏繞着他們，總不離開；要不然，就是要求贈品。贈品雖然是有求必應，但是要求的程度，卻是逐漸增高，到了後來，竟要求起金錶來了。然而兩個青年男女，被脅無法，祇得應允給他金錶。

有一天，全家的人，正在圍着桌子喫茶的時候，剛端上方格餅來，廓嘉忽然憨笑起來，閉着一隻眼睛，向拉普金說道：「我說了好不好？喂！」

拉普金聽了，急得滿臉通紅，本是要咬方格餅，卻一口把手巾咬住；安娜也急得連忙起身，跑到別的屋裏去了。

拉普金和安娜二人，就在這種難堪的狀況之下，一直到了八月底正式求婚之日方止。那一天，是何等幸福的一天哪！拉普金向安娜的父母，請求婚事，居然得到父母的允許。於是拉普金立刻跑到花園，一眼望見廓嘉，直樂得他狂叫起來，便把這惡作劇的童子的耳朵牢牢的揪住；此刻安娜也尋找廓嘉來了，她跑到跟前，一伸手就把他的那一個耳朵，也是牢牢的揪住。廓嘉的兩個耳朵，被他們每人揪住了一個，可真喫不住了，便大聲央求道：「最親愛的；最慈悲的！得啦！饒了我罷！」

當廓嘉謝罪之際，那一對情人的臉上，滿含着幸福的神色，真是難以描寫呀！

後來拉普金和安娜，全以為他們兩個自從發生戀愛以後，無論如何的快活，無論如何的受用，若論起真正幸福的高度，再沒有比揪住那惡作劇的童子的耳朵那個時候高的了。（完）

口吃者的笑話

（南村）

從前有個口吃的人。他講話時。每一個字必講兩三次。他到了學校裏。先生覺得他這個習慣很不好。就想極力的矯正他。

先生對他說。每遇說話的時候。大著膽子極快極快的說下去。中間不要停頓。讀書也是如此。口吃的人照此試行。果然有效。

但是又另外養成一種習慣。還是原有重複的字。他也是講一個。

一天。他說「老婆婆是公公的」這一句話。他說著。變成了「老婆是公的。」聽了的人。都不禁大笑。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有許多事。除掉一種弊病。就另有一種弊病發生啊。



誰來救你

張碧梧

冬季裏的太陽，真可算是窮人們的惟一恩物！他們祇穿着破舊而單薄的衣服，至多也不過一件百孔千瘡般的棉襖，被那凜冽的朔風吹打着，冷得渾身無片晌停息的抖戰，祇須坐到陽光下面，不消一會兒，却就可溫暖起來，如被重裘。然而太陽和世俗的人們一樣，也懷着些勢利的心意：他不敢因着加惠窮人，得罪了那班富人，而受他們的咒罵，所以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就忙忙的收斂起他的溫和的光力，躲避到天際線的下面去。本來，富人們——尤其是享受着距大遺產的富人，大半是晝伏夜動，慣喜歡在電燈的光下度他們的生活，太陽倘是久久的滯留在天

空中，張放着他的光線，他們定將非常的厭惡，任性的咒罵了。太陽到底不敢得罪富人，寧可使窮人受那冬夜寒威的侵略。

太陽落下去了，和太陽捉迷藏似的夜神接踵而至，展開兩隻大翅，把大地嚴密的遮覆着，大地上頓時黑暗了。黑夜裏的朔風，威力更是猛烈，彷彿要把那些毫無抵抗方法的窮人一齊凍死，至少也得把他們凍僵，使得他們連哀號的能力也失掉；這或許是因爲他們若一聲聲的盡力哀號，不免要使那正在活動，快樂的富人聽了討厭。啊！夜神更是富人的詭媚的功狗！

「屋裏不點燈，黑暗得多麼可怕！」一個幼弱，略帶顫動的

聲音，從一間勢將傾倒，併風雨也不能遮蔽的茅屋裏傳達出來。

「唉！福官！你以為屋裏不點燈，便黑暗得可怕嗎？其實我們的生命的前途，——尤其是你的生命的前途，那纔是黑暗得可怕！」這是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

福官原是個小孩子，自然不能領會這話的意思的沉痛，且未必能了解這話的意思，提高了聲音再嚷：「夢，快些把燈點上；不點燈，甚麼東西都瞧不見了！」

「好一個不懂事理的孩子！沒錢買油點燈，你儘着嚷做甚麼？」福官的夢放出怒聲這樣說，「有錢的人見天色剛黑，連忙扭亮了那明如白晝的電燈；自然，他們在電燈光下，有種種賞心悅目的好東西可看：就如，映着電光格外美豔的衣服，格外燦爛的珠鑽，格外光輝的精緻的器具；他們更有許多在電燈光下的工作，——抄麻雀，打撲克。但是我們一樣也沒有，所有的，祇是些破爛朽敗的衣服和用具，還有甚麼好看，值得還點上燈！不看見也罷，看見了，觸景傷情，越發覺得生命的可痛。」

「你莫非真個窮昏了頭罷？」福官的媽聽他嘵叨個不休，

不禁有些討厭，便這樣憤憤的質問他，「你說得很費力，小孩子懂得嗎？你既這樣會說，到不如去到大街小巷，向來往的行人苦苦的聲說，他們也許贊揚你的學問好，說話有道理，又可憐你懷才不遇，拿些錢周濟你。在家裏說破了嘴，也沒甚麼用處。」伊摸到矮榻前，撫着福官的頭，很慈愛的又說：「快些睡罷，今晚總算吃飽肚皮了。」

「爲着要我的愛兒吃飽了肚皮，我只得脫下身上的破棉襖，——唯一的禦寒之品——拿去典質了，我準備捱着凍過這一個冬季。」福官的夢很怨憤的說。

溫暖的陽光又普照着大地，窮人們不必再雙眉縮頭，都展張着他們的肢體。福官夢的身上，雖祇穿了件夾衣，也能挺直了腰幹，大踏步向前走；他胸中又懷着絕大的希望，神經正十分的緊張着，朔風雖仍陣陣的迎面撲來，他却已忘却冷了。他急急的走了一會，走到了一條街上，遠遠地瞧見前面一所高大房屋的門前，正擠立着許多人，知道不會來遲，一顆搖搖的心很安定的

放下。他朝那房屋緊走了幾步，又瞧見有幾個人從人叢中擠將出來。雙手都捧着一件很新鮮，厚實的藍布大棉襖，面上又都露出似乎很愉快的笑容，——也許是苦笑，他就覺得有一股暖氣從腳下直往上湧，頓時周身熱烘烘的起來，彷彿他也有了一件很新鮮，厚實的大棉襖，披到了身上。他怎敢怠慢，搶步到了門前，再往人叢中擠；可是人人的爭前的勇氣，都不弱似他，怎肯讓這後來者反擠到前面，他們的氣力且比他大，真有如銅牆鐵壁似的，他休想衝將過去。他想既已來到這裏，遲早總能領取到手，何必爭這片刻工夫，便索性退在一旁，讓他們去爭前恐後。

這所在剛正是朝北，陽光又照臨不着，他雖躲到一個壁角裏，朔風好似不肯和他暫別，緊緊的追上來，直朝他身上撲去。起初，他還能勉強忍受，過不多會，他又已做出那無力抵抗的姿勢，——呵着腰，縮着頸。好容易，門前那許多人，已各各的滿足了願望而去，他急忙走過去，朝着幾個衣冠齊楚的人打了一躬，再帶笑說：「聽說這裏放放冬衣，特地趕來，請也賞給一件。」

「你也要討冬衣嗎？」內中一人先把他打量了一番，纔這

樣問他，並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

「正是。」他急忙的答應，又說：「實在凍得難受，特地從好幾里路外趕來。」

「你不像是討冬衣的人，你分明是一個讀書人。」另一人也先望了他一回，再冷笑着問。

「先生的眼力着實不差，我果然是個讀書人，不過正因為讀書，便窮到如今這個地步，連衣食都沒有了。請你們就念着我是一個窮苦的讀書人，賜我一件棉襖禦寒罷。」他很坦直的說。

那第二個開口講話的人，鼻孔裏連哼了幾聲，用嚴厲的聲調說：「你既是個讀書人，便該明白施放冬衣的意思，是施給那些無衣無食赤貧的人，像你這樣，還殼不上討冬衣的資格。」

「先生未免和我開頑笑了，不瞞諸位說，我何嘗有衣有食，今天到了此刻，我還沒吃一些東西，身上祇穿了一件夾衣，差不多等於裸體。請諸位做做好事，就賜給我一件罷，讓我早些披到身上，早些得到暖氣。」他仍勉強做出笑容來說。

那第二個人瞪了他一眼，撥轉身走開去了。

他一臉情形不好，生怕他們一齊走開去，忙用哀懇的聲調說：「我委實捱不過凍，纔來求討的。諸位既大發慈悲，已施放了那許多，又何在乎一件呢？請賜給我罷。」

「一件棉襖原是小事，不過此例一開，不必討的人也來討了，那還了得嗎？」又一人從旁插言。

「這個未免多慮，討冬衣不是體面事，有衣服穿的人，誰肯老着面皮去求人。」他連忙聲辯。

「這倒也難說，就像你為何變成這個窮像，穿着夾衣，來騙取棉襖呢？」那第一個人神情很冷酷的說。

他正待辯白，忽聽得身旁有一個凶猛的聲音喝道：「快滾開去，」忙掉頭瞧看，却是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手裏握着一根短棍，正朝他連連揮動。他恐怕冬衣未曾討到，反吃着一場虧，便不敢再說甚麼，逃也似的走去。

他捧着失望的心和悲憤的情緒，垂頭喪氣的往家裏走，腦中并胡亂的想着方纔的事：已在他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最使他不能忘却的，便是「像你這樣，還覈不上討冬衣的資格。」那

兩句話；因為前幾天他去到某處討取米票時，人家也曾向他這樣說。因此他心中便起了一個大疑問：——「我為何沒有那資格？因為我是讀書人嗎？讀書人不幸窮了，連討冬衣和米票的資格也沒有嗎？讀書人竟如此的無價值嗎？然而我到底不相信，我們必是有意要侮辱讀書人，所以這樣的說，他們必是不肯救濟窮讀書人，所以這樣的說。」

他的惟一的伴侶——她，隨着他同陷到這窮苦的境界中，因為中心愁悶到了極點，不免討着他有些憤激的言論；她曾經說：「如今你窮到如此，大部分的責任，應該由你的父母擔負，因為三百六十行當中，那一行不好去學，却偏偏叫你去讀書，便種下了這個窮根，害得我伴着你受這飢寒的苦楚。」

他明知這是激憤之詞，不去和她辯駁，祇自垂頭歎氣。

「餓煞了！天已黑了，還沒吃中飯……餓煞了！」這慘痛的呼聲，從躺在矮榻上的福官的口中喊出來，這呼聲着實有力量，頓時打斷了他爹和媽的話頭，這淒淒陰陰溼的草屋中，立刻沈寂得如死境。

最後的結果，福官的謬，實行乞丐生活。把他的歷史，寫了一張哀告，很平貼的鋪在路旁，他就低着頭立在旁邊，他的妻子，也都坐在路上。果然不多一會，已引動了許多行路人的注目，陸續攏圍來觀看。雖然也有人看了哀告，似乎表示同情，擲下兩三個銅元，但這總是最少數罷，有的，看了這篇哀感悲涼的哀告，竟毫無感動，掉首走了開去，彷彿看了一張商鋪子大廉價的傳單——便是看了傳單，腦中也應留下一些印象罷？其中更有人在未曾看完時，滿臉露出鄙夷的神情，嘴裏又發出一種怪異的聲調，或且再說：「這那裏是真的，不過是故意寫的可憐，裝得可憐，騙人的錢罷了，有錢給這種人，真是上他的當。」於是洋洋得意，彷彿很稱許自己能獨具隻眼似的，大踏步走了。別人也好似恍然大悟的接連走去。

祇有那溫暖的陽光，好似還有一些憐憫他們的心，仍照在他們三人的身上。（完）

黃克強先生遺詩之一

世傳黃克強詩。有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之句。此是清初人詩。見漁洋話。不知何以誤傳也。右克強詩兩首。似作於民國元年。係友人所抄錄者也。

和譚石屏作用元韻

黃克

孤劍不遺身。蓬方露布成傳聞。道遠英材。共英豪。
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取事漢上。必先看此復神。
荆莽一功。魏我年來。頻收北馬前。趨拜敵稱雄。

二年元旦祝氏國日報

黃克

東宇南枝。又宜春。輝揚歡騰。共小懷。伏臘。敢忘周。
正朔。塵人。秋念。漢軍人。飄零。三海。夕浪。隔。檢。點。湖。山。
石。不。新。試。取。君。言。國。與。廢。相。期。備。覽。副。天。民。



江寧縣江乘鄉訪梁碑記

蔣維喬

出江寧縣堯化門五里，有蕭梁墓碑；碑前有巨大石獅，相對蹲坐，而有兩翅，稱曰飛獅；久欲訪之，而忽忽數年，卒未往也。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既遊寶華山，乘滬寧車，至棲霞寺宿焉。翌晨，乘肩輿行五里，至江乘鄉黃城村東北之甘家巷，則所謂飛獅及梁碑者，赫然峙於道左焉。獅有二，約相離四五丈；其身偉大，高可二丈許；仰首張舌；左右兩翅覆身，雕刻爲羽形。獅後有二碑兀立，其一碑文多磨滅不可讀；碑陰所鐫故吏人名，尙有存者；碑前有殘毀墓闕；其一碑文全泐；墓闕亦無存。按南史梁宗室傳：『安成康王蕭秀，字彥達，梁太祖第七子；與始興王同母；薨於竟陵，歸喪京師。故吏夏侯賈表請立碑誌，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王僧儒、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成稱實』

錄；遂四碑並建。今所見之二碑，其文中隱約有孝綽數字可辨者，蓋卽劉孝綽撰文，吳興貝義淵正書之碑也；其文字全泐者，疑爲裴子野所撰；然王陸等作金石家亦從未論及，蓋剝蝕已久矣。（嚴觀江寧金石記卷一，王昶金石萃編卷二十六）於是覓鄉童爲導，前行里許，至黃城村，見田畔有四石獅，各相對蹲坐；有一獅已裂開，一獅頭部已斷，斃於田中。後有墓碑，額云：「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按始興王名憺，字僧達；梁太祖第十一子也。金石萃編云：「此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五寸，廣六尺二寸，三十六行，行八十六字。」今觀其文，碑額字跡完好若新，碑文有三分之一可辨；東海徐勉撰文，吳興貝義淵所書；碑久圯道旁，故揚者絕少；近南京故物保存所，重爲豎立，而收買周圍之地，將築亭以護之，方開始工作也。復前行里餘，至花林村，亦見田畔有一石獅蹲坐；其一獅已全毀；而墓闕獨完好；文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據萃編所載，「此額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七寸八分；六行，行四字。」今觀其文，乃正書反刻者，闕爲稜形之石柱，約高丈餘，柱上覆以盤龍石，周圍皆鑄飛龍，雕鏤頗工；神道碑額，卽置其上；額上更有稜柱，約高二尺；柱頂有圓石覆之，直徑可五尺，四邊鑄蓮花瓣，瓣皆下垂；圓石上蹲一小獅，仰首吐舌，與墓前大獅，形狀相

同；是蓋古時用以標識墓道，故稱爲神道闕；按吳平忠侯名景，字子照，梁武帝之從父弟也；蓋墓碑久毀，僅存此闕耳。夫梁碑之見於金石記載者，僅此數種，而猶殘缺不完；其碑頭之下，皆有圓孔，與後世碑制不同；考古代豐碑之作用，本以木爲之，樹於棺之前後四角，穿孔於其間，施以轆轤，以繩被其上，所以下棺也；後人漸改用石，復追美君父之功德，刻文其上，樹之墓前顯見之處，則與古制稍異矣；今梁碑之有孔，殆猶有古代轆轤引棺之遺意歟？抑金陵爲六代皇都，而碑碣之流傳者絕鮮，獨此殘石，猶存留於荒田蔓草間，而供考古家之摩挲憑弔，謂非極可珍異者耶！然則保存之責，殆非異人任矣。

屈靈均像



(陳洪綏作)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講義完善
 改卷精當
 學費低廉



本社創辦已十餘年歷來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中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本社是

一般有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分印簡章承索即贈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文學信札編譯等九門為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操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音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一切以算學為基礎之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業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遊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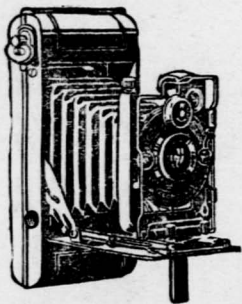
必備

■ 南 指 覽 遊 ■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册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册一元
上海指南	一册六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册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增訂廬山指南	一册四角五分
鷄公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一册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一册三角五分

■ 圖 地 廂 市 ■

上海新地圖	甲種六角 乙種三角
實上海城市分圖	一册一元
新北京外城全圖	一册四角
測北京西山全圖	一册三角
南京城市全圖	一册三角
實杭州西湖圖	一册四角
測杭州西湖圖	一册一角
華英漢鐵路圖	一册三角
華英津浦鐵路圖	一幅三角



卡 伊

器 相 照

德國製造伊卡 (Ica) 照相器種類繁多，製造最精，不論人象、近景、或野外風景，均能攝取。故世界之著名旅行家及遊遊家，皆用伊卡。伊卡照相器既能橫攝直攝，且可兼用乾片軟片。

■ 色 特 ■

鏡頭最準確
機件最精巧
製造最堅固
式樣最新雅
用法最簡易
附件最完備

■ ■ ■ ■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 ■ ■ ■



棲霞山紀遊

蔣維喬

棲霞山本名攝山，在江寧太平門外四十里。以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又以山形似繖，一名繖山。南齊時明僧紹隱居攝山，捨宅建棲霞寺，後人因以名山。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碑陰有棲霞二字，可以爲證。吾友黃君任之作棲霞山遊記，乃云：「南唐隱士曰棲霞，修道於此，故名。」按江寧府志五十一卷人物門云：「王棲霞一名敬真，居茅山修道，唐主加號真素先生。」是南唐隱士棲霞，乃居茅山而非棲霞山；棲霞山之得名，實因明僧紹之建寺始，與南唐之王棲霞無涉。黃君之言，蓋未之深考也。余在江寧，先後兩遊棲霞，今追紀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起赴下關，乘八時十分慢車行，經神策門太平門堯化門三站，

即抵棲霞站下車時方三刻也。棲霞站離棲霞山二里半，步行半小時至。山有三峯，而中峰獨秀，東西二峯拱抱之；寺在中峯之麓，即南齊時明僧紹捨宅所建；至今屢經興廢，非其舊矣。入寺門，有池頗寬，名石蓮池。唐高宗所製明徵君碑，圯臥於地，碑文則完好如新。寺之大殿，祇有基址，洪楊亂後，尙未興復。至後殿旁屋，小憩啜茗。寺僧出爲招待；余囑令小童引路登山；循寺左西峯而上。有舍利塔，爲隋文帝所造；高數丈，有五級，鐫琢頗工；塔前有接引佛二尊。其後爲千佛巖，隨石勢高下鑿龕，中琢佛像，或一尊，或三尊，或五六尊，或七八尊；大者高丈餘，小者四五尺；雕刻精工，於美術上有殊勝價值。按江總棲霞寺碑：明僧紹之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於西峯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齊文惠太子及諸王等，皆捨財施於此巖阿，磨琢巨石，影擬法身；此千佛巖之所由來也。巖之頂有一龕，貯金佛曰飛來佛。又有紗帽峯，塊石突起，頂平如紗帽，故以名峯。循西峯之澗而上，度春雨橋，得一泉，名曰鹿泉；相傳昔時天旱，土人逐白鹿至此，得泉，因以爲名。再上數十武，石壁間鑄試茶亭，白乳泉六，大字；亭則惟餘荒基，泉亦久涸，祇留其名。自此而上，至半山，有平坡；昔時駐兵處，尙餘殘壘。旁得一池，曰飲馬池。望見最高峯之頂，紅牆宛然，導者曰：此三茅宮也；鼓勇登之，約六七里，至其巔，則豁然高曠；前視諸山如

培塿；後臨大江之黃天蕩，風帆點點如葉；江之兩岸，築園爲田，作方畷形，彌望皆水田也。久居城市中，至此胸襟開拓，塵慮盡滌矣。宮中供三茅真君像；有一老道居之；客來則汲水煮茗，余在此稍憩。十一時，自最高峯而下。有岩石奇峭如截，中通一線，曰天開巖。巖之左有小屋，中貯禹王碑；字皆峒樓文，乃大禹治水成功，書於南嶽衡山者；明代楊時喬重刻於此。復曲折而下，至一平原；導者曰：此清高宗之御花園；然亦無遺跡可尋；惟見石壁上鑄雲片二大字。對面山石嶙峋，高下；有二大石夾立，中通一徑，自徑斜行而上，得一線天；一線天者，有一大石如圓錐形，中空若竈，頂通天光，故名。自此而下，將至山麓；有巨石矗立，下臨小澗，旁有石橋可通，名桃花澗。過澗數十武，有石層疊直立，高低如浪，名疊浪巖。自巖折回，至西峯之麓，有泉名珍珠泉；甚清冽；取之不竭；寺中飲水，悉取於此。十二時，回棲霞寺。登山由寺之左，循西峯而上；歸時則由寺之右，循西峯而下。在寺午餐。且向寺僧索棲霞山志閱之。午後二時，乘快車回南京。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寶華山歸，宿於棲霞寺。翌晨，赴甘家巷訪梁碑。歸後復游千佛巖。寺之景象，與前不同；昔年僅有殿旁小屋數楹，今則殿後藏經樓已成；大雄寶殿，亦正興工建築；殿

之右有新造碑亭，明徵君碑，已兀立其中。惟千佛巖之石像，寺僧因愛護之故，悉以水門汀塗附之；且以朱施唇，以墨畫眼目，致造像原形，完全失去；殊爲可惜，甚矣寺僧之無識也。西方三聖殿中，有一石觀音頭；據寺僧言：此在千佛巖爲人竊砍以去者；爲日本人某所得，藏於家；曩歲遭大地震，某之左右隣居，悉被燬；惟某之家宅無恙；夜夢石觀音顯靈云：「余乃棲霞寺千佛巖中之大士也；今護持汝家，汝應將余頭歸原處。」某遂發願，於某年月日，送還寺中云。

短簡

編者



漢魏至南北朝時。文人喜作短簡。寥寥數語。言愈簡而情愈深。其最短者。往往在十字上下。如應璩與許子俊書云。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王羲之送橘帖云。送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又雜帖云。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梁元帝與王僧辯帛書云。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後之作者亦多。而以顏真卿寒食帖。及吳越王錢鏐遺王妃書爲最佳。寒食帖云。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遺王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明末陳繼儒、王穉登、袁石公等所作尤多。然遠不及魏晉人簡談高古。如王穉登答沈飛霞云。沈郎瘦似黃花。纔對黃花。便黯然相念。以比魏晉人作。自可分高下。至其與馬湘蘭諸簡。則尤下矣。

上所述短簡。最短者爲遣王妃書。共九字。次爲王羲之雜帖。共十字。然世說新語載謝安與王羲之書云。敬和棲託好佳。只六字。書簡之短。無過於此。

西洋文字。本比中國爲冗長。而書簡尤不嫌反覆詳盡。以見其情之纏綿。然古代斯巴達之語言。則極力求簡潔。而刪去其一切浮辭。時馬其頓王非力伯。以兵臨斯巴達國境。先遣一書以警告之。曰。吾大軍且長驅直入矣。斯巴達人覆書曰。全書只有一字。此字在西文爲一字。譯成中文尙須二字。爲「倘使。」其意謂「倘使汝欲來。汝便來。吾不畏也。」全書只一字。誠古今中外第一短簡矣。

關於魚的話

呂伯攸

在這五月裏的天氣，鬱悶在一間小屋子裏，手裏祇是寫着，寫着；忽然門口經過一陣響亮的賣黃魚的聲音，我不覺停住了筆，思索着，又想寫些關於「魚」的文字了。

自來文學上對於魚的描寫，似乎隨處都可以找得到；而我最愛悅的，却要算戴叔倫的詩「聞谿三日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因為我在青年修學旅行時，曾於那斜風細雨的桃花時節，上溯嚴灘，到過蘭谿；在那天夜裏，當我們的小船，停泊在江邊時，我們聽到「工東」「工東」的響聲，據雲耶告訴我，這就是鯉魚們的跳躍。

第二天，我們就在江邊，買到了幾尾鮮鯉，交付船家，煮成魚膾，做了我們的下酒物。這雖然是很殺風景的事，然而回憶舊游，便覺得賞心樂事之不可多得了。——難怪馮季鷹爲了一碗鯉

魚膾，說出那：「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的話來了。唉，離鄉背井的勞人，不知道今生尙有上溯嚴灘，找到我的好友，共吃鮮鯉的機位沒有？

講到鯉魚，自然又想到左慈傳裏的幾句話：「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曾在曹操座，操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淞江上鯉魚耳！元放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水中，須臾引一鯉魚出。」

這位左先生的神技，彷彿有些像大世界裏的魔術家；雖然我不敢相信他真有這樣神道，但是，在這樣鬱悶，寂寞的時候，玩一套開開心，也許能夠把精神振作些起來吧！

在我書室的左邊，隔眼就望見一幅鯉魚畫，而且，曾經那大畫家題着「吉慶有餘」四個字，我一邊寫着魚的文字，一邊瞧着那鯉魚畫，我又不期然地記起小時候分歲的事來。

我們家鄉的俗例，每逢除夕分歲，照例是要有一碗魚的。可是，擺是必須照例擺的，動却不能動他一動。而我那時，偏有一種怪脾氣，凡是人家愈不准我這樣做的事，我愈覺得非這樣做不

可，因此，對於那碗魚，我終不管甚麼理由，趁大家不備時，把他挾碎了，當時，就累得母親生了氣，她說：「這叫做吃剩有餘，你怎麼把他挾碎了？唉，明年一年的兆頭，有些不妙呀！」同時，在喝酒笑樂的家人們，彷彿真的都斷定了明年的不吉利，都憂愁得話也不說了。

我想：用了「魚」來代表「餘」，已是很可笑的了，不料還深信這條死餘，竟像握着一切財政權那般威嚴，尤使人不可解了。

更有一次，也許是十年前的一個除夕，那時，我的表兄阿梅，正在一家當舖裏當夥計。晚飯以後，我們正在廳上掛祖先的遺像，他忽然垂頭喪氣地跑了進來。我們問他：「可是賭輸了錢嗎？」

「不，誰還有這閒情！」他答。

「那末，爲了甚麼呢？」

「今天的魚頭，擱在我的面前了！」

於是，我們都默然了。——據說，凡是當舖裏要辭退夥友，都是不說話的；祇要在除夕那夜的宴席上，把魚頭向着誰擱，就是告訴那人：明年可以不必再來！我們聽了表兄的話，當然明白他

是受了魚頭的欺侮了。

魚的笑話，還不止這一點兒。在三年以前，我到過浙東的一個山鄉裏，目的是去探問一個遠親的病。誰知他們竟把我當做一個貴客般的待遇起來，頓時殺豬宰雞，預備了一席盛宴。

就座以後，我的一雙眼睛，竟不知不覺地被那碗放在桌子中央的魚吸住了。——這真使我不能不說他是碗神祕的魚啊！因爲，他的全身，滿塗着朱漆；他的細鱗，又全貼着金箔；我真驚異得發怔住了。

後來，經親戚家說明，才知道他們的習俗：凡是請客，不用魚，便算爲十二分的慢客。可是，在這萬山重疊的僻鄉中，又從何處去捉魚呢？所以，祇得用了這條漆過的水魚，聊表敬意了。

賣黃魚的喊聲過去了；這五月的驕陽，又漸漸地斜射到我的書案上，我不能多寫了。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第九回 逞嬌癡史天芬放言 投緘札倪古壘返國

休息一回，從新上馬。走了不遠，又打到好些野獸。再往下去，走有七里多路，到一大叢金雀花邊。獸迹已斷，獵犬都站住了。派土人進山去搜尋，也是無用。所幸打到的東西已多，史天芬就下令收隊回宮。天朗氣清，大家循着大道，緩緩的按轡而行，興致都還不錯。只苦了一個倪古壘，他卻覺得今天這一來，很是多事，生生把一個絕世柔和的女子葬送了。打圍時節，幾次交談，都受着史天芬的冷淡。只是看着她馬上威儀，剛健中含着婀娜態度。她的馬術，足稱舉世無雙。所憾婀娜太少，剛健過多。方纔譏諷之言，事後追思，也知道過於尖刻。只是平心而論，她也有自取之咎。爲什麼昨夜那般溫存。今天又這般冷酷。同是那一雙媚眼，忽地變成如此冷氣逼人。並且故意雜入大隊，不願同自己講話，也

未免不情。難道這女子竟用着兩副面具，來對待未婚夫婿嗎？倪古壘方寸中玄黃交戰，煞是難受。等到大隊走到將近宮門，縱馬追着史天芬。宮官們知道他們有話講，一齊緩轡而行。倪古壘道：「今天晚上，我想還要同你談談。這是我末了一晚，明天午膳後，就得起程，你肯見允嗎？」史天芬很不在意的答道：「晚上不是還有跳舞嗎？今天早晨，我見有許多工人，送了幾百萬朵玫瑰來，恐怕未必得閒罷。」倪古壘道：「不錯，是有跳舞的。不過無論怎樣，我同你總得找個地方談談。」史天芬你愛跳舞嗎？啊！我忘記了，你是個最愛跳舞之人。」史天芬道：「倪古壘！你說得不錯，我是最愛跳舞。所恨此間事事守舊，你要跳舞，只有維也納最舊式的步伐。四班舞之類，真是教人厭惡。」倪古壘留心聽史天芬的語氣，竟同以前那個溫存謙退的史天芬，大不相同。一些婉婉態度都沒有了。難道有什麼事得罪了她。仔細思量，委實沒有。即使有，也是無心的。沈吟一回。問道：「史天芬！今天你爲什麼這般形狀，我有開罪你之事沒有？很不明白。你爲什麼忽然改變過來？對於我很不快樂，很不合禮。昨天還在我懷中飲泣，今天忽然改變，究爲何事？」史天芬強笑道：「啊！倪古壘！我們不是常有失錯的嗎？昨夜的事，難免不是失錯，不必再提。我同你並沒有什麼意見，你不必疑心。」倪古壘還沒有知道內幕，以

爲昨夜的蟬妮，就是今天的史天芬。所以聽了這幾句話，很是生氣，暗暗罵道：「好個冷血的小妮子。這般說，昨夜那種形狀，完全是裝出來，鬪着我玩的，所以如此。」少年人在情場中受人愚弄，最是痛心。倪古墨此時已經憤極，也縱聲狂笑道：「你說得不錯，我也並沒有意見。史天芬！你既愛跳舞，今天晚上，請你照你所說的維也納式跳舞，同我跳一回。你既愛跳舞，我們本國宮中，並沒有你們這裏禮法森嚴，這個我也同你講過。將來到了我們宮中，很可以使你滿意。」史天芬歡呼道：「那就感謝不盡了。」說着，已到宮前。她把鞭梢向馬股上打了一下。那馬猛吃一驚，驀地裏向前一攆，像箭一般，直攆進宮門，飛也似進宮去了。倪古墨也不再追她，緩緩的自回甥館。杜蕾自史天芬等出去打圍以後，深恐給倪古墨瞧出破綻，非常着急。在史天芬休息室，戰戰兢兢候着。好不容易等到史天芬回來，迎上去，目視史天芬。抖聲問道：「殿下高嗎？碧王子，看出來沒有？」史天芬獰笑道：「現在還沒有。不過親愛的羅尼，這個一定要破的。他並非愚魯之人，這件事，早晚要穿的。不過時間上遲早而已。在大庭廣衆之中，還可躲閃。所怕就是見他之時，沒有傍人在側，那就壞了。我看你給我找來那個替身，很同他不錯。今天他還提起，接吻哩，哭泣哩。還怪我目光中對於他，爲什麼沒有昨夜那種景仰神色。他相

貌又來得好，我看我那替身，真幹得出來。」杜蕾道：「這個！我倒看不出。不是我還對殿下說，是個很幽嫺貞靜的好女子嗎，誰還知道她是這般的呢？」史天芬道：「羅尼！我並不怪你，你的話我也照辦的，自分待他也可以算好的了。只是要我縱體入懷，卻萬萬做不到。既然如此，只是避他獨見一法。好在他明天就要回國。等他再來，諒來也可把以前種種淡忘一些，就可以無事了。現在我倦極了，想休息一下。茶點不去吃，你去替我道一個歉罷。」杜蕾答應着，剛要退出去。史天芬又把她叫住，問道：「那女子真同我相像嗎？怪得很，爲什麼今天他見了我，一些沒有疑心呢？」杜蕾把史天芬上上下下看了一遍，答道：「這件事，我也不明白。殿下同她，真分別不出彼此。只有臉色上，聲音上，稍微有些兩樣。」史天芬大笑道：「今天一天，我講話聲音也算小心的了。」說着又很和藹的道：「羅尼！我真害得你不小。」杜蕾長歎道：「殿下回來，現在是沒有事了。」晚間席上，倪古壘還是同史天芬坐在一起。留心看她舉動。覺得前兩天她對於同席之人，無論自己骨肉親友，都是很謙和，很恭順。今天卻有倨傲之色。晚膳後，在王后休息室中，更是顯露。直挺挺的坐着，還有些煩惱之色，周身籠罩着愁慘神氣，行禮也是敷衍，一些沒有真誠敬意。直到跳舞會初開之時，還是純粹的含着機械作用，無精打彩的敷衍。

衍着。不過她的服裝，異常新穎。穿一套玫瑰色舞衣，項上圍着一串珍珠絡索。渾身點綴着許多玫瑰，同灑金粉的羽毛。在舞場幾千盆玫瑰中間，迴旋出沒。是花是人，模糊莫辨。樂聲漸促，步伐愈快。她精神也慢慢好將起來。那驚鴻態度，真若飛仙。倪古壘看得興發，也加入同史天芬一起跳舞。覺得這時候的史天芬，與圍場中一樣別有出塵之概。舞場中禮法森嚴，四周都有高級宮官站着糾儀。在場中參預盛會的貴夫人，都一律盛飾。柳躡花穠，均係上選。倪古壘懷中已經擁有玉人。所以也是不聞不見。一壁舞着，一壁細細領略史天芬的丰采。隔一回，王后親王退出舞場。那時加入舞團的耦伍，逐漸增多。倪古壘見史天芬站在場角，同她侍從官在那裏談天。暫過去，吩咐音樂隊隊長，變換一種繁音促節的聲調，先將在場舞蹈人的步伐擾亂。自己趁着這個當兒，飛步上前，攙住史天芬，逕出舞場。走下幾重臺階，一直到一條極寬的廊中站住。史天芬沒有提防，嚇得嬌喘微微，玉容失色。倪古壘見了，很是憐惜，深悔自己鹵莽。只是想起她的驕倨態度，還不免有些介介。笑吟吟的詰問道：「孩子！我同你講過之後，怎樣還要使用這些脂粉呢？」史天芬驚呼道：「啊！你這位清教徒，（英國十六七世紀盛行之教。此教以嚴格主義束縛教徒。）先生！使用脂粉，也是女子的常事，有什麼緊要。我更是非

此不可沒有了，不知怎樣難看哩？」史天芬這幾句一說，很使倪古壘驚愕。他還以為史天芬聽了，一定還是昨夜那樣很抱慚的，不料竟講出這種話來。不覺引起他狂熱的心來，想她或者是故意鬧他。所以拿定主意，把她的新面具揭穿。他站的地方，本來在長廊盡處，左右又沒有閒人。舞場中送出來的抑揚宕蕩樂聲，勾起他昨宵情緒，所以緊緊摟住史天芬。輕輕叫道：「史天芬！你這淘氣的孩子！不要儘是這般裝喬。鬧了我玩，這是不許你的。」說着，低下頭去，用嘴唇在史天芬臉上；親了幾下。覺得一般甜香，直刺進鼻觀來。這種香味，簡直同上一夜一般無二。這也是杜蕾細心之處。特地替史天芬準備的。在倪古壘這時候心理，以為這般待遇，或者可以感化史天芬，使她重返舊時婉婉。誰知竟把史天芬嬌癡之性，激發出來。呼吸緊促，用力將倪古壘推開，咽喉中還透出一種洪怒之聲。倪古壘大吃一驚，兩臂一鬆，史天芬得脫。不再遲疑，掉過身去，像打圍時躍馬過畢柯、林河一般，飛也似走了。眨眨眼，已經蹤跡杳然。倪古壘慢慢跑回舞場去。這天晚上，就沒有再見史天芬。倪古壘卻又周旋了許多時，纔回甥館。與會的貴夫人，見這位少年王子的英風颯颯，都有垂青之意。倪古壘卻別有傷心，一概置諸不理。第二天，是日曜日，宮中小會堂裏，舉行了兩次誠謹的祈禱。午膳時候，宮中備宴，替倪

古壘祖錢。賓從如雲，也不能同史天芬講話。史天芬雖也在座，神氣異常頹唐，說是頭痛之症復發。華筵乍散，就退回臥室去了。到午後茶會時，杜蕾來見倪古壘，傳着史天芬的話，說是頭痛不能支持，已經就寢。王儲殿下，返國在即，爲病所阻，不克親自走送，非常歉仄，命陪臣代致歉忱。倪古壘在六點鐘，就坐汽車上海港去了。尊客一走，宮中仍復平時狀況。杜蕾到史天芬處求見，史天芬喚她進去。杜蕾進去，看見他裹着一件火黃緞黑貂裘，靠在一張長背椅上，看一封信。見她進去，笑着道：「這件事真巧。你招來的那個女子，今天回去的少年王子，很是愛她，卻不愛我。這封信中說得非常明白。你看。」說着，把握着的那張信箋，往地下一擦。杜蕾檢起來一看，只見上面龍飛鳳舞般寫着幾行字。寫的是：溫存冷峭之女子鑒之：驪駒在門，今當就道。愛而不見，結想爲勞。謹贈指環一事，望愛我者，爲我御之。再見之期，當不甚遠。還望重圓之日，再示我以溫存，勿以冷峭之色見贈也。虔敬者倪古壘謹啟。杜蕾驚問道：「殿下怎樣對他的，他真沒有什麼疑點嗎？」史天芬皺着雙眉答道：「我也不明白，有什麼開罪於他之處。這也難極了，不過以前我不知就裏，沒有準備。以後我總格外謹慎便了。」說着，笑道：「那個女子的手段，煞是高強。怎樣幾天工夫，就把他籠絡住了呢？」杜蕾也不作答，把信箋疊好，送

還史天芬靜靜的道：「殿下你知道嗎？訂婚之事。是要立刻正式宣佈了。」史天芬聽了，很不介意。有意無意的問道：「是嗎？」說着，拿了一枚牙匣，遞給杜蕾道：「你看這枚指環。」杜蕾接過去一看，牙匣之中，襯着白天鵝絨裏子，絨上嵌着一枚指環，環面是七枚紅寶石，捧着一顆橢圓形的大紅寶石。都是鴿血般的光芒四射。杜蕾雖是久侍宮圍。這種貴重的指環，還是初見。不覺失聲叫道：「啊！真是美麗。這種指環，真是希世之珍。殿下得立刻帶上去纔是。」史天芬道：「我也是這般打算。」說着，把指環帶上指去。問道：「羅尼！你聽見外面說王子幾時回來？」杜蕾道：「我聽見王后講，大概一個月之後。」史天芬道：「這卻妙極了。」杜蕾道：「一個月之中，各種契約都可以簽畢。倫敦宮中，聽說還得爲殿下同王子開一個跳舞大會，一個盛宴。倫敦市長處，還有宴會，同各種熱鬧。大概他下一次來，要兩個星期，纔得回去。這一回去，就要等結婚之日再來哩。」史天芬聽了，只把那指上帶的指環，反覆觀看。默然不答。

(未完)

劉君及其鄰居皆稱頌



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

吉林汪清縣女學校劉玉琴
 先生來書云敝人前因小兒
 沾染時疾咳嗽泄瀉并作肺
 搏數急乍寒乍熱遍服中西
 素效藥品迨未見功嗣閱報
 載貴局有一種嬰孩自己藥
 片能治嬰兒百病當即函購
 依法服用溫度漸減泄瀉不
 作越日咳嗽亦止鄰右小兒
 兒亦有患此病者分給食鳴
 效亦復相同並囑代為巧
 謝查此藥誠有藥到病除
 奪造化之功實至名歸不
 曰嬰孩自己藥片特出保證
 望天下之為嬰孩父母者共
 垂察焉專此鳴謝凡家中之
 有嬰兒及小兒者不可不預
 先購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
 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也凡
 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
 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
 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
 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50(11)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各 種 雜 誌

英 語 週 刊	英 文 雜 誌	小 說 世 界	小 說 月 報	婦 女 雜 誌	兒 童 畫 報	兒 童 世 界	少 年 雜 誌	學 生 雜 誌	教 育 雜 誌	東 方 雜 誌
之 定 期 刊 物	習 英 語 及 自 修 英 語 用	是 通 俗 的 小 說 週 刊	為 純 粹 文 藝 的 雜 誌	討 論 婦 女 問 題 介 紹 婦 女 常 識	小 朋 友 的 恩 物 是 小 學 生 的 益 友	文 字 活 潑 圖 畫 優 美 是 小 朋 友 的 恩 物 是 小 學 生 的 益 友	是 小 學 生 最 好 的 課 外 讀 物	換 智 識 的 機 關	為 中 等 以 上 學 生 界 交 換 智 識 的 機 關	評 述 內 外 時 事 介 紹 最 新 學 術
每 週 一 冊 每 冊 三 分	每 冊 二 角	每 冊 一 角	每 冊 角 半	每 冊 二 角	每 冊 二 角	每 週 一 冊 每 冊 三 分	每 冊 八 分	每 冊 一 角	每 冊 一 角	每 冊 一 角
全 年 七 角 五 分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一 元 二 角 二 元 四 角	全 年 一 元 二 角 二 元 四 角	全 年 一 元 二 角 二 元 四 角	全 年 一 元 二 角 二 元 四 角	全 年 一 元 二 角 二 元 四 角	全 年 七 角 五 分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九 角 六 分 四 角 八 分	全 年 六 角 一 元 二 角	全 年 六 角 一 元 二 角	全 年 三 元 一 元 半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門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千亦請註明
 五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
 六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七 細敘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九 署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十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
 十一 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十二 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三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四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十五 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若投稿人
 十六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十七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八 有
 十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二十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二十一 所轉小說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商 務 印 書 館 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治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價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正正 文文 後中	正正 圖圖 前中	對面之內或別 面或正背面均 對面之內	之底 之外 面	位全 面方九		半 面 四分之一	全 年	半 年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六十元		五 十 三 元	二 十 五 元	一 冊 數	一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方緣定戶太多簿籍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 務 印 書 館

編譯

學校課本 婦女用書
中西圖書 小說雜誌
華英辭典 兒童讀物

發售

中西文具 畫片畫冊
教育用品 紙張紙飾
印刷用品 幻燈影片

精製

筆墨棧扇 各種圖版
理化器械 兒童玩具
標本模型 賽磁徽章

承印

中西書報 股券章程
學校年刊 屏聯堂幅
五彩圖畫 名片簿冊

自來水筆

照相器具

運動器械

顯微鏡類

原版西書

各式風琴

留聲機片

打字機器

本館經售德國施德樓老鷄牌鉛筆、美國派克及華德門等名廠自來水筆、活動鉛筆、各式禮筆、種類繁備、價格低廉。

德國伊卡照相機，製造精良，冠絕一時。欲求攝影之滿意，藝術之進步，當以購用伊卡為唯一途徑。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美國迭生公司精製高等運動用品，種類繁多，久享盛譽。行銷之廣，莫與倫比。各國運動健將，皆用迭生出品。

美國斯賓塞顯微鏡及光學用品，均經多數專家慎重檢驗，認為最合應用。出品繁多，馳名遐邇。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本館發售原版西書，自兒童讀物，以至大學課本，參考用書，各科專籍，無不準備充足，售價低廉。

本館自製「孔雀牌」「樂府牌」各式風琴，簧鍵鏗鏘，木料乾燥，漆色歷久如新。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本館監製國語留聲機片二套，由趙元任博士發音，零售每張三元五角。英語留聲機片一套，零售每張二元五角。

本館創製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座定價二百四十元。經售各式西文打字機，手提打字機，價格比眾低廉。